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九十

明 賀復徵 編

記三十一

尊經閣記 明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

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别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

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

也樂者也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葢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

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
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
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
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
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
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
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
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

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産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説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没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謂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毁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

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余一言以諗多士余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觀德亭記 王守仁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

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躁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歉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

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射也者射已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已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泉州府學明倫堂記　王慎中

堯舜在上設五品之教振民於飽煖之餘而免於禽獸之患三代循是以建學為之立其官師作其宮室辨其時物勑其條法甚修而綦隆而孟軻氏獨知其指曰所

以明人倫也民之不可使知雖堯舜猶病之而其聰明彊敏有材智者傑然特出於衆人其材之成足以踐三年之道其過也至於殄行而驚世智之至足以察萬物之理其蔽也則必為邪説以誣民先王取而命之曰士而教之於學其所為教有可得言者矣縞收端冔韠紳綦偪之飾而裼襲委垂之宜琮璜琚瑀齊夏和鑾之節而步趨周折之度豆籩簠簋鍾鼓管絃為之器而酬酢揖撙以為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為之文而詠歌講誦

以為業耳目足以極視備聽口與手足足以放言恣動然所以禁防而開發之者其為事詳而為物博如此至其所以為是詳且博者其跡可守而其妙不可為其形可名而其精不可言其通於天謂之命出乎命謂之性凝神於不見不聞之表黙化於無聲無臭之中形器俱泯而思為無所日改月新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其於所謂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者顧若疎闊而不治簡略而無當葢孔子教於洙泗之濵述聖道以善其人待來

者所可聞者文章所雅言者詩書執禮所不可語人而以待中人以上者彬彬見於魯論所載顔曾冉閔之所答問曾不少及乎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間而以孝爲問者游夏二人者而已先王所以造士孔子所以誨人其可言者如此烏在其爲明倫耶是不可以不知也習其教而不知其所以教繇是會其髙者以爲發揮於性命而不悟其爲人倫之本先王之道使其髙也而出於人倫是乃所以爲異端而非所以爲性命也守其卑

者以為該貫乎事物而不察其為人倫之用先王之道
使其畀也而外於人倫是乃所以為曲藝而非所以為
事物也德之不一俗之不同豈獨學者失其體用哉以
子貢之賢當其未悟猶思託於事君事親以求息焉而
少休乎為道為學之倦彼不知其所學者所以學為君
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也大學之道極於齊家治國平
天下而家國天下固非蠻貊之邦鳥獸之羣也必有人
焉居其間非謂之君臣則謂之父子非謂之夫婦則謂

之長幼朋友也人有心知志意之精主乎内有耳目手足之動行乎外非之於君臣則之於父子非之於夫婦則之於長幼朋友者也先王之教使之凝神默化致其心知志意以善其内又為之設其文釆備其容器制其度數使有以禁防開發謹其耳目手足以善其外其通於性命者行乎事物其繇於事物者合乎性命其學於事物性命者貫乎人倫故其於家則父子親長幼序夫婦别其於國與天下則君臣義朋友信故無一命之爵

無尺土之階而人物之性以盡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畢得詖行邪説無繇而作民生其時無復震驚誣惑之憂其於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雖有所不知而坦然繇之是民之所以親也親而不能明民之所以為下也明之而使民親焉士之所以為上也泉之有學國家所建教學之法則命於天子其來非一日矣士之聰明強敏能自致材智以見於世者往往繇之以出而未能得其所以教者郡侯俞公為政好以道德撫循其民養其

長老而訓其子弟惓惓於德之不一俗之不同以為是
有責乎為士者又不鄙之為不足與進且知其民之已
信而可用也乃與僚屬咨議叶謀撤明倫堂之舊而新
之以與士者講習於此堂而委記於余余謂古者立教
其具誠設然所使長治之者皆賢鄉大夫以其素講之
學盛德之成倡導而鼓舞之其於化民成材尤易以侯
之賢專有長治之任而斯堂之作及其政成民信之日
士之興起發憤於斯時者宜益衆咸思捨舊棄故以聽

侯之所為雖令之去古逺矣所以禁防開發之者其具
難以一二追古而心知志意之精未有求於内而不得
也得於内未有不得於外也學之則為士不學則為民
上下之分可不勉與興造之歲月則始於壬寅七月巳
巳訖於十二月庚寅金取於巿之羨者其役鉅體大而
費不及民工不踰時亦可書也侯名㕣伯平湖人繇工
部郎中出為今官云

潼關衛修學記　王維楨

潼關衛學初正統四年建夫衛肄武而置學焉蓋歛才
敎教俾之親上嚴長之義明巳乃講干戈戰陣之事則
化濡兵强故學者論文而實武之裨也學故在衛東成
化十年以避水患徙今所在西徙之時主者苟就聖廟
制儉止三丈屋卑而陋他宜有咸鈌自予遊京師凡四
渡潼關見學輙嘆焉當是時指揮姚勝祖掌衛事以為
姚力且百舉顧獨後此問故則主在兵司嘉靖二十一
年四明周君至於是發謀修學遷學左右十餘家約官

地償之過當弗計制乃拓改殿兩廡崇廣皆倍昔始有櫺星門有啟聖祠有鄉賢祠有名宦祠有神廚庫有教官衙有號房又於其外橫衢豎二坊東扁曰才全文武西扁曰道備聖賢分區布位增無創有周君之用心如此功且卒周君以憂去會姚指揮亦謝事諸遺木石狼棄而莫為理二十三年休寧汪君繼覲之嘆嗟焉詢功未卒若干為露臺為葺明倫堂為泮池學遂完美無缺當是時微汪君來念遺續斷周君勞幾廢二十四年予

以告復如闕望恢恢爟爟驚目快心焉已見渠水遶城中民就其門及輿人曰是即引潼水自南門入折流而注之泮池又北折而達於黄河則汪君為也於是又賢汪君嘆焉是役也費金三百九十兩有竒取諸修水關之餘者周君嘗請撫按趙公劉公殷公浦公咸可之乃與是二君者之備闕也選兵籌食慎費削浮乃此獨務侈者重道而育才苟不可更襲也予抵家汪君按部華州遂問記且勅以訓衛之學者夫訓坊言備矣子能有

加哉無已則申其義夫聖人之道親親長長而已兵凶戰危又視其親長輕焉武由之不振故其為教也使之誦詩書焉以明此也習干戈焉以衛此也不聞之夾谷之會乎躍階揮兵立折强主出身以保君竟合兩國之好以還鄪之所謂習俎豆人也故治亂殊遭文武異用兩設互發定難而飾治莫踰乎聖人故曰聖人萬世之師也諸士子觀於坊瞻於廟講於學寧無感發而振厲之乎周君名相癸未進士汪君名尚寧己丑進士並副

使周君役指揮姚勝祖經歷王仁汪君役指揮孫塤千戸王輔學既成法皆得書

崇正書院記 李杜

昔先王以修身正心之道著而為治能使人自約於禮而泯其欲心故天下之風卒歸於正而治教大行於後世其所以勸率而程督之者雖有其人與其具而非其所專倚而甚賴也使聖人之教天下而専賴於其人與其具則其人與具之所不及而其教且有所格而不行

而不得謂之化國葢昔聖人慮天下之不治也必始於正道之壞而崇其淫僻故先有以辨其分而定其志其分田制禄都鄙有章溝塗有界以大統小以卑承尊葢其疆理封域之間固已截然其嚴翼肅乎其平章毋敢有越厥志者矣其國之老少自歡於服田力穡入孝出悌之中不知其為勞而忘其身之為賤其郷士大夫服官隶職兢兢然有不稱之懼而若瘝於其身無慕尊賤侈之心而不見其為逸而忘其身之為貴此所謂遊於

化國雖開之以邪僻而有所不從故天下極治及周衰禮廢列國交爭則先王封國之制自諸侯壞之而卿士大夫各以兼并自雄於井邑之間而氓庶之賤始無以自相長養於畎畝之內上下交征欲悉並熾而先王之正道蕩然不存矣孔子生於周末明治亂之原乃始嫉三家之僭禮昭兩觀之當誅墮郈費正丘甲思欲存先王之治於魯而不可得乃與其徒講於洙泗之濱其於富貴貧賤義利取舍為己為人處約處樂之言獨惓惓

而不置三代以前先王所以教士者三物六藝未嘗汲汲於此也推其意蓋傷先王之正道既不得以望之民隸而猶可冀於聰明强毅之士有以存之於不隳故使之終日於詩書執禮文行忠信要以鼓動而薰摩之使自泯其畔援歆羡之心則其不慮之知不學之能自有所擴拓以及於世而獨發其蘊於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千百年間未有明摘其蘊者而濂溪周子獨發之曰一者無欲也夫所謂欲者豈專以聲臭安佚飲食男女

哉生人之所不能無聖人之所不去也葢雖富貴貧賤死生功名語默進退直婉取與尤不容處之以有欲之心有欲則二無欲則一有意則二無意則一矣道而至於無欲則飯糗茹草將終身而已矣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而已矣不義而富且貴如浮雲而已矣其處上下也能為唐虞之禪泰伯之逃其齊死生也能為比干之死夷齊之餓以開一代之治則如周公之制作以立萬世之極則如孔子之刪述大哉一也斯其貫矣堯

舜之精一非有所期於夫子而夫子之言道自不得不出於一貫夫子之一貫非有所期於周子之明其義自不得不出於無欲以無欲言道則雖夫婦之愚不肖皆可以與其知能而彼自歡於服田力穡入孝出悌之中者皆可以為聖人之徒而聰明强發者得之則其不慮之知不學之能自能有所拓擴以及於世而彼刑名術數功名章句之徒殆將見之而內降聞之而起愧求正於吾黨而有所不暇吾獨怪夫釋老之心可謂無欲矣

而儒者攻之彼自反其心之無欲也與儒者同而儒者攻之則亦有所不服吾又有以破之而彼不得辭彼佛氏之心可謂無欲矣然其視天下之物皆以為無足欲也而善於忍辱忍辱之極也而至於無諍夫政失於朝則宜諍之於朝矣禮失於家則宜諍之於家矣道失於學則宜諍之於友矣未聞無諍而可者也彼不知吾之無欲也未嘗欲諍也而不得不用之於不得不諍之時彼蓋生全於儒者有諍之中而不知有諍之為功使世

皆無諍則佛氏之死久矣老氏之心可謂無欲矣然其視天下之事皆以為無足為也遂至於捶提乎仁義絕滅乎禮樂則其言之失視佛氏益甚矣彼不知吾之無欲也正欲以端夫仁義禮樂之原使天下有所循而不亂而乃以為天下之亂皆始於仁義禮樂彼自生長於仁義禮樂之中而不知仁義禮樂之為功使世無仁義禮樂則老氏之死亦久矣噫彼其心之無欲也與儒者同而其功用不足以及於世則猶微有自私自利之意

介乎其中而不免有悖於孔子之所謂一者是以聖人非之使其獲生於聖人之世而得聖人而正之則其功用之所及又豈止於二氏哉二氏之流恥其功用之不顯乃托於靈通寘報完精永年以自神其教則學誣其師失益遠矣今世之闕然從之者不知其所以得而其闕然非之者不知其所以失故吾特本周子無欲之旨通乎一貫者以為崇正之論而併舉二氏之無欲所以異於聖人者使世之學者如聖人之無欲而稍異於二氏

則無不正矣噫先王之制其廢已久既無以使人自得於無欲幸而有二氏者能自得於無欲矣而其幾微之差又不足以有所及於物而反以為閴然從之之害則崇正之論豈得而不作哉萬川沈公好古樂道甞夢寐濂溪示其所之及尹會昌度學之隙地以建神交之閣而寫蜀山人所著太極於其上兩廡為房聚其邑之良朝夕講焉蓋將明周子之學以達於孔氏而所作五行論述則又若有疑於周子旁通曲喻不固前聞四方之

賢士多從之遊者後竣以呈於督學賓巖何公公嘆古學之晦而喜其復明於公也因命其額曰崇正書院而令請記於名筆公曰終當屬李山人耳迨予至會昌則公已遷工部去京師公之門人諸君述其意於杜杜與公論學多師其說故雖其既去而猶樂為之記

臨朐縣文昌閣記 馮琦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按天文魁主日平旦建寅德在東方故天官書曰魁海岱以東北也然則海岱諸郡

宜祠文昌今天下學宫多祠文昌而吾眴當斗柄所建於其照臨而獨闕如也祠文昌自博士張君始張君来典邑庠謂間者科目晨星以堪輿之說建髙閣於東門故址為學宫左護因以奉文昌之祠計工程度官是土者及士大夫百姓爭助之貲逾年未竣而邑侯至實始成之是役也以張君始以吳公終而移書不佞為之記余惟文明之代地絕天通人神不雜糅令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斗北極也而命之為祖為師取斗

四星圖繪其象而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為縞衣素舄青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饗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雖然神也而以人事之非禮也神也而以神事之則禮所不禁也今夫天之有帝也星之有君也星精降而為賢士大夫大聖賢之騎箕而列為星也說雖在耳目之外亦安得言地天絶不相通乎今當斗柄所建而為之祠潔粢盛備饗禮以昭大神而

大神相之以興起多士未可知也然而不敢恃也夫氣之聚散勢之向背地形也而移之於人此亦儒者所不道夫士受命於天乎受命於地乎吾以為在人而已世有不祠而福靡不耕而穫今諸士無乃玩日愒月於修業實有所闕而以乞靈於堪輿天官家其謂之何雖然是舉也國人屬耳目焉將興起其視聽而澡祓其心志斯不亦累土以為師保乎然而不敢恃也古稱文者精所聚也昌者揚天紀也天垂象君子則之諸士其一乃

心凝乃神游精八極取材百代以挨天葩而敷國華為景星為慶雲此其為文昌也大矣夫神有神之祀弗敢廢也人有人之事弗敢失也神無廢其祀人無失其事斯亦地絶天通人神不雜糅之義已若夫堪輿天官家言則余不敢道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九十三至

詳校官中書臣李　釆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胡觀瀾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九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記三十二 佛宇

移佛記 唐沈亞之

元和四年三月五日杭州報恩寺長老與其鄉閭父老將從故佛像歸復於其寺佛至乃饗父老白其由於亞之而求詳録焉沈子曰西域之有神教流於東域中者

其教像法其法者名曰佛自稱曰天人師又曰世尊出其言亦曰經驗其經之說佛去世而後摹其形焉像其真與衆瞻仰之故法之言像由斯也其或範金鐵以為之合土木以為之堅之以脂膠飾之以丹漆五色然後形神儼然成其像舉其數體有為尊而坐者有為卑而拱立者有跪如受教諭者有執樂而弦者吹者有具其形怪荷戈而勉强者有嗔目而叱咤者摹鬼神焉凡為像之外者也其性之旨為戒慎焉正邪去以為渡濟力

導盲聾驚沉溺使民無不善如我仁誼慈惠然此為像之內者也又說有已來之生來生之後生為福則福應為禍則禍應因緣化而設其旨或由是舉域大敬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信佛之來於今六百餘年矣其間亦時神怪焉先天中其寺之佛事具如向之稱者無何水火災生民流沈溺於是邦其寺之佛事毕而拱立者跪而受教諭者執樂而弦者吹者衛而荷戈叱咤者皆毀散也其宇皆落唯尊而坐者獨歸焉而存由是納去又

重其裝敬焉數歲其鄉人後生敵惡者十誡其三四故此鄉之人思其功力復求而歸之與其敵惡誡而敬順之道明矣嗟乎忠信仁義不舒信於人久矣而皆以已生來生之後因緣禍福之説化行矣令余因長老請余記移佛之由遂得道教之意所以意者欲使羣生隨其機以培之其機高者其性慧見其内像而内覺發其心而能至其正其機下者其性回見其外變而外覺反其心而後歸其正是故精粗其内外之像以陳之

彭州圓覺禪院記

宋 蘇洵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為自欺且為欺天葢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况能以馭它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為

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絶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於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為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来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為其徒先凡若干

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為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為記予嘉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為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於保聰聰又合其隣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為記

大悲閣記 蘇軾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

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况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耳昔吾甞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

手執削日數飛雁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拊綴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與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於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

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内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

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
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
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
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礙緣何得無礙以我
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
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
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四菩薩閣記 蘇軾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為菩薩陰為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皆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

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為甲治平四年先君没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於江載是四版以歸既免喪所甞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為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

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斷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與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又曰吾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與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

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為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為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蘇轍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

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欣然捨去不以為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黽勉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不幸而立於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己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於是言已策

杖而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致其所有鐃崄堙圯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焕如天帝釋宫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虚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告予為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默終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止波定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

短不垢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

以辯見我旣非見我以訥見我亦幾於妄有叩而應時止而止非辯非訥如如不動諸佛旣然我亦如是

揚州龍興講院記 王安石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旣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説甞出而過焉

庳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入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盍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葢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

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若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邪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王安石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而守

之者不可為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為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而尚未足以為多也真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為髙屋建大軸兩輪而棲匭於輪間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閎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如此葢無足

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王安石

番陽劉定甞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覯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熈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

二十七日睹其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兜率院記 曾鞏

古者為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環帶裘不撫耞耒機盎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為其所當然而曰其法能為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為尤盛百里之縣為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累百十大抵穹墉奥

室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奇鉤貨以病民民往往頻呻而為塗中瘠者以此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者葢幾宮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屠人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耶抑識不可然且因存之耶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内外名為宮者百八十

餘所兜率院在治之西八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修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王庠所為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齋宫宿廬庖湢之房布列兩序廐囷困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疏其事而来請記者其徒省懐也噫予之法四方人奔走附集者衎衎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者獨介然於心而掇其尤切者為是說以與之其使予之徒知已之享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諗其

終何如焉

分寧縣雲峯院記　曾鞏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来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脥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眎捐一錢可以易死

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棊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挨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譸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紿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百千出故雖笞朴徙死交迹一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它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縣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

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靚深殿寢言言樓容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傍浮屠所用鐃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輙斥散之不為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獨勝其啚施喜爭之心可信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眎邑人者必道常乎慶歷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藋治是院不自意

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惟其徒予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信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

菜園院佛殿記 曾鞏

慶歷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為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為記初菜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

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
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
矣遂以醫取貲於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
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
度其力不能為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輙記之
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就自可栖
之来居至於此葢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
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

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為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經營擄摭纖悉志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為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

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媿吾道之不行也已曾鞏記

貞靜庵記　陳繼儒

古者聖賢惟有經世法女事内男事外虔修剛柔以佐兩儀之軌自竺乾流沙二氏之教興於是擲儒冠而冠黄冠裂儒衣而裹緇衣沿流導源甚則閨媛闉秀相與結伴而談無生不死之理施釵金以布地剪纓錦以製

幡貝葉蓮花盇半屬優夷女道矣是庵所棲為諸女真焚禮禪誦之所二六貝梵韻於樹端燈光熒熒丙夜不息可謂旃檀之香林玻璃之寶地也陸宮保先生以三教龍象為大總持為大護法遂以貞靜命庵夫堅固清淨天地之體也惟貞故獨立萬物之先而不彫惟靜故獨當諸塵之垢而不擾既貞且靜可以定覺海之瀾登道岸之筏撤無明之網探罔象之珠何者生死二緣本無定體而妄者以熾風鼓之慾燄吹之勝劣頻燃忻厭

交起故空中粘縛夢裡山河遮滅遮生終無了際此不貞不静之所致也諸女真茍能思維此義則一彈指間金粟玉宸究然接影蕋珠之宫兜率之院安知非是庵也耶昔散花天女欲轉女身尋覔其身了不可得而三山五岳之巔如金母魏夫人踏白雲而策青鸞者孰非昔日閨閤之淑女哉余故記之於此以俟他日庵中人道成梵筴金書與諸上真共載其姓氏云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九十一

文章辨體彙選五百九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記三十三

道州毀鼻亭神記 唐柳宗元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草邪敷和於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為謡若痿

而起若蠓而瞭騰踴相視讙愛克順既底於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於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於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葢將教孝弟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敬讓以順於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

也苟離於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旣諭相與歌曰我有耇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童之嚚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户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於鬼神愷悌達於蠻夷不惟禁淫祠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

山石俾知教之首

淮陰侯廟記　宋楊先韓

蜀憲僉王公走書至渝謂先韓曰吾家䕶鹿舊有淮陰侯廟在土門西道北岸上即井陘口古戰處也有宋慶歴間邢國陳薦廟碑元祐間東垣鄭静晴重修廟記迨延祐庚申春孟廟史郄王等卜遷於岸下棟宇翬飛像貌赫烜實聳觀瞻令叙其更修歲月於先生記之俾鐫諸石先韓不敢以衰耄辭竊謂記侯之事迹昜明侯之

本心難侯事迹載在史册所以與劉踣項出竒制勝者人耳目所熟睹不待記而後明若侯之本心則有甚難明者焉司馬公修通鑑用左氏傳事體但據班馬所書載侯拒武涉蒯徹遊說之言初無畔意及書楚人告變陳豨邪謀則侯之本心不能以自明惟朱文公修通鑑綱目用春秋筆削推見至隱使忠臣義士無罪而見戮者得以自雪故於偽遊雲夢之事大書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葢

楚人告變特飛語耳實未有反謀也故綱目不以反書
但書執楚王信以歸不書其所執之由不去其楚王之
爵明其無故見執也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以無故而
被執則亦何罪之可赦又以何罪降而為侯乃使與噲
等伍安得不怏怏耶十年九月書代相國陳豨反帝自
將擊之十一年冬破豨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
族漢史載侯約豨反綱目削而不書不以反罪累侯也
但書后殺淮陰豨方在代罪后之擅殺功臣不去侯爵

以見侯之亡辜被戮書夷三族以甚后之殘忍也后呂不念昔彭城破爲楚軍所虜困辱三年及侯擊破齊殺龍且羽勢窮求和后乃得歸正位中宮微侯之力不及此果有畔迹亦宜俟帝還宮權其輕重帝寛大長者藉使不免其身亦必宥其子孫何至淫刑以逞哉帝聞侯死且喜且哀嗟乎人心天理不容泯滅喜者喜其假手呂后除一隱憂哀者哀其開國元勲了無噍類且問將死何言曰悔不用蒯徹計帝捕徹至直辭以對帝釋不

誅以是知帝有仁心必不忍於赤其族也后忍於赤人之族不自知其身死肉未及寒吕氏男女無少長駢頸就戮亦可以見天道之好還矣余為此記按文公綱目用春秋書法以明我侯忠義之本心參以韓魏公留題詩曰家僮上變安知實史筆加誣貴有名卲康節亦有詩曰韓信事劉元不叛蕭何惑漢竟生疑則綱目書法明侯本心者非一人私言乃萬世之公論而侯之心亦可以暴白於天下後世而無憾矣今去漢千有餘載井

陘之道猶故也白鹿之泉未涸也當時王侯爭雄如兩蝸角莽為陳迹而侯之廟食兹土英靈如生由其平生剛大之氣挫而愈壯精白之操涅而不緇自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勢而存者使趙人畏敬奉承凜如一日固宜乃作迎送神之樂歌二章俾趙人歲時歌以祀侯云

侯之來兮雲為旗從陰兵兮萬騎隨侯入新廟兮水之湄柱石桓桓兮神貌巍巍鼕鼓淵淵矣雜奏笙篪牲牷肥腯兮清酒載釃神欣欣兮享我多儀神之返兮風為

馭朱雀前驅兮玄武奔屬神顧趙人兮容與錫爾多福兮驅疫癘祈暘得暘兮雨以時雨豐年穰穰兮多黍多稌民飽神德兮太平既醉祇報庥兮何千萬祀

樊侯廟災記　歐陽脩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

與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剚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

而候又得以濫用之邪葢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歳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嗚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峻靈王廟記

蘇軾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皆有寳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

比丘尼若夢恍惚見上帝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於天故以此鎮之即改元寶應是以知天亦分寶鎮世也自徐州渡海歷瓊至儋耳又西昌化縣西北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里人謂之山落膊而偽漢之世封其山神鎮海廣徳王五代之末南夷有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於天艤舟其山斵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之右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

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釘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之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豐城獄取寶劔佩之終以遇禍坐此也今夫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昧亡知之吏欲以力取而巳有之其誅死宜矣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某以罪遣於儋至元符三年五月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載飲鹹食腥淩暴雨颶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向西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有紫鱗民

不可犯石峯之側有荔枝黄柑得就食持去即有風霆之變銘曰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雜居古相䝉方壺蓬萊此别宫峻靈獨立秀且雄為帝守寳世嚴恭庇蔭嘉穀歲屢豐大小逍遥逐蝦龍鵾鵬安棲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碑銘燁然照亡窮

仙都觀三門記曾鞏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於度則譏之見於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

為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宫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葢本於易其加於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仙都觀世傳麻姑於此仙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絶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寛衍沃可宫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灾予甞視而嘆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衎衎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

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宫從而修也宜慶歷六年觀主道士凌齊曅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曅里人也不能辭噫為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曅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為膈已也夫

季子廟記　葉適

初趙公彥橚為晉陵縣聽民訟多族姻也所為訟者貲

產割裂也予本貨易也什伯必取銖兩不捨壹於法而恩義絕貳以情而廉恥喪趙公曰噫殆將非親戚骨肉耶奚不訟而猶訟也顧城陰寂寥有屋叢篁中大半摧塌曰季子廟也又嘆曰彼薄千里之吳不王而食於此邑人顧忘之耶知爭之為病知讓之為貴令顧忘之耶宜不訟而猶訟也即市頭改築題曰有吳延陵季子之祠與僚佐奠謁盡敬二十餘年矣人心感動之深淺視牒訴損益有考也而竹幽水清過者祓滌季子存矣夫余

嘗疑泰伯既遁於蠻染其俗以自晦則子孫之於文獻禮樂非有先君之舊聞也季子何以能如羣聖賢之德業歷見中國卿大夫所言皆中其過豈非命世傑識也哉至於父兄好勇輕死約不傳其子而必傳其弟則道固已行於家矣肯嗣吳延治為文王可也何顧於子臧益其志遠矣大矣讓所以畜德也毫釐之讓足以滅丘山之爭國猶未離乎爭也不幸有毫釐之爭則滅德矣斯季子不為歟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非人者形

具而人非者之謂也又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茍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嗟夫孟子信以不讓為非人而又以為非其人不能讓乎何前後異指也繇後而言非其人不能讓能之者泰伯至季子五人而已是絶天下也繇前而言人皆能讓天下皆季子也晉陵其邑人也有不能乎不察而已矣當以孟子前之言為正嘉定十一年

贛州重修嘉濟廟記　文天祥

令天子咸淳六禩大宗丞權左侍郎官李雷應被旨知贛州贛地大而俗囂山寬而田狹俗囂故易以譟田狹故易以饑侯未至以為難將至以為憂乃七月下車膏雨霈流嘉氣坌集民聲大和四郊以寧侯悦莫喻所從来也百姓歌之曰我土渢渢黍稷芃芃孰啟我侯我神之功我氓蚩蚩牛犢㷗㷗孰相我侯我神之威侯驚名父老進而問故曰是何神也父老相率告於庭曰州之東有廟曰嘉濟自秦漢以來血食至今我民司命匪神

其孰尸之侯恤然曰我何以得此於神哉抑神實德我
我其有不致力於神迺肅籩豆乃潔牲牷晨起詣廟以
謝以祈既竣事周視庭宇不遑於寧始建議營度刋木
於厓浮竹於津厥材既堅厥工惟時植圯支仆撤去庳
陋傭力奔走咸勸於事堂皇言言廊廡嚴嚴有門秩然
有亭翼然於是神位具宜廟制大備王宮皇皇究晃棠
衣祠既畢則以其餘修道途以便來遊者葺二浮梁以
便絶江者錢竒二百萬粟竒二百石悉出侯所節縮故

役成而人不知明年四月侯除荆湖南路提㸃刑獄未行粟布在市蠶麥𣶒野雞犬相聞達於嶺表訖侯去視始至如一日馬百姓復歌之曰奕奕廟貌我侯新之侯為我民匪神是私田有稻粱野無干戈微侯之賜胡以室家屢舞仙仙伐鼓淵淵何以報侯萬有千年予時卧山中州從事具本末來屬予記其事予按祭法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神之為靈昭昭矣謹叙次下方納諸廟門為記

重修解州關侯廟開顏樓記　明唐順之

嗚呼漢建安迄今二千餘年而侯之烈自縉紳先生與小孺子皆能道之赫赫若目前事其廟侯而尸祝之者自都會以至一井一聚且徧天下而解人之慕侯尤深烝嘗伏臘尤虔以勤者以侯之為其鄉人也解人之廟侯也久矣而為樓以樓樂者則始於國朝弘治時其扁曰開顏而樓蔽東西南三面若張幄然其南樓撤於正德間東西兩樓亦久且壞鄉人某某等復醵金葺之又

樹坊其南以承樓之鈌而侯之居益崇且嚴矣侯以死事於法得祀又侯故為將軍封列侯漢制列侯將軍得賜鐃歌鼓吹其沒而塟也得用軍陳凱樂則鄉人備樂舞祀侯宜也於是某等因其鄉之士大夫員外郎丘君某來請文按侯始識先主於草莽卒然之遇而遂授之以肝膽死生之信至於崎嶇顛沛西東奔竄而其志愈不可奪窘於俘虜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磊磊如此而論者特稱侯之雄勇冠世而深惜其功之不就

以為侯之兵不先加於腹心之吴而先加於肘腋之魏不先加於藏戈背伺之吴而先加於露刃面拒之魏故其勝魏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吴也乃足以自斃且操權之不敵也久矣操也且懼於侯之威至欲徙都以相避使侯當時先吴之未發而圖之豈不可以得志噫此亦有數焉耳然使侯為推鋒拔城之將孰與使侯為伏劍死綏之將也侯始遇先主固相許以死而已幸而得死侯又何求且夫推鋒拔城之將勲庸著於當時伏劍

死綏之將風采傳於後世勲庸在當時者身没而響徹風采在後世者既遠則人愈悲而思之此固世之所以尸祝於侯而觧人所以慕侯之深者也不然古之雄勇如侯而能摧鋒拔城者豈少哉皆身没而響徹可以觀人心矣觧之為州在太行上黨之間昔人論五方之俗以為山西慎忮而好氣而慷慨發武奇節之士多出於其間若介子推先軫狼瞫藺相如馬服君諸人雖或死或不死皆耿然如寒氷皎日不負其志所謂偉男子者

也侯從先主於崎嶇顛沛之中似乎推威震乎敵國似相如馬服其賈勇死敵又偶與軫疃相類豈慷慨奇節之士多出於山西而侯其傑然者與今之山西古之山西也吾不知其俗之懻忮而好氣於古何如而慷慨奇節之士抑豈無有出乎其間如古人者歟然則解人之所以拳拳於侯者非徒為侯也葢將以鼓其所趨而成其秉節倡義親上死長之風也夫書以俟之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九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記三十四　以下祠堂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宋范仲淹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

馬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徳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葢先生之心出於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某来守是邦始搆堂而奠焉廼復其為後者四家以奉祀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莊子祠堂記　蘇軾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歳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揉箠而駡曰隷也

不力鬥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

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蓋公堂記

蘇軾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内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辠藥之過也子何

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予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予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効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錬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斵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

相名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懐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黄堂之北易其敝陋達其壅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

望如引繩名之曰葢公堂時從賔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葢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與膠西東并海南放於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葢公不往来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李太白碑陰記　蘇軾

李太白狂士也又甞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

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虚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為主方髙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葢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賛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髙氣葢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

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寑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齊州閔子廟記　蘇軾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秋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来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来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

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惟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
噫信其可以緩於是鳩工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祀
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
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曰惟夫子生於
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髙第亦
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
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
仲弓常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

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
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
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
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
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讋若夫
以江河之舟楫而跨重海之灘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
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
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

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葢亦有陋舟而將試馬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恵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司馬溫公祠堂記 張耒

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

其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於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為盛德之事哉葢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産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産豈欲為猛哉以為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産之所難而況其下者

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葢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於京師觀者十萬環聚嗟嘆至於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葢自漢秦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

招敵智者招謀惟有徳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朱熹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者孔門髙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祠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為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為此縣之人葢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至於今

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服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即其學宫講堂之東偏作為此堂以奉祠事是歲中冬長至之日躬率邑之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妥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勾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為要荒之外

爰自太伯采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令以論語考其語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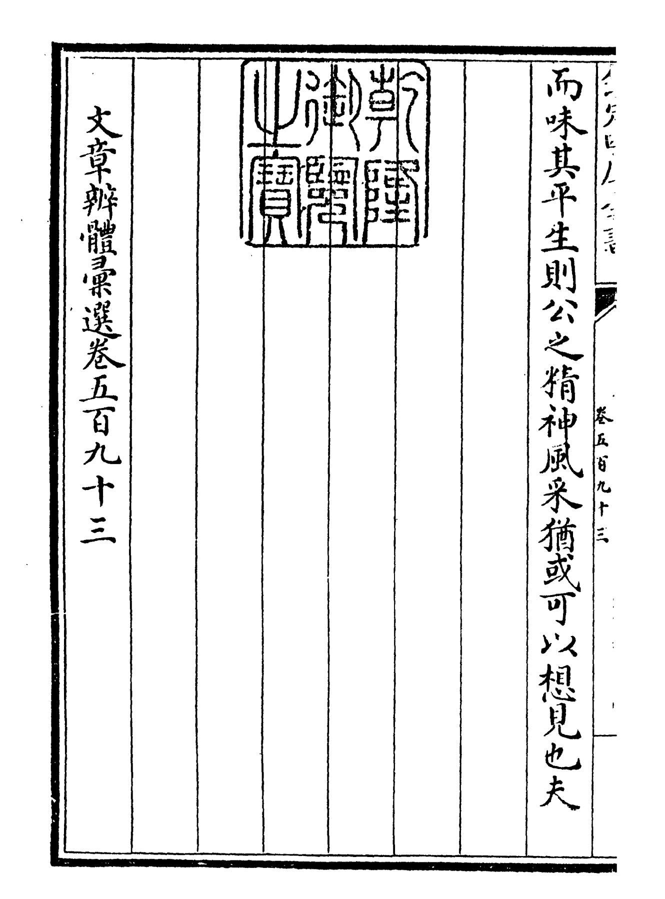
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嘿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吳通為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弦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

而樂爲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丹陽公而紹興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熈間所盼位次又改稱吳公云

顏魯公祠堂記　唐庚

上元中顔公為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剥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凛然也元符三年余友强叔来尹是邑始為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為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焉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

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謬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濵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起然慕於數千百載之後而況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絶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强叔登離堆探石堂觀其遺跡



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九十三